

# 文化“两创”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融媒系列报道

易雪 济宁报道

嘉祥县仲山镇高庄村的鲁锦传习所内，82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芳云，用70余载的坚守诠释着传统手艺的匠心。从脚踩织机到手传木梭，从“耳眼手同步协作”到将数百种经典纹样与方正汉字织入鲁锦，从采棉到织布的72道工序、旧时繁琐却考究的染色工艺，皆展示着鲁锦的独特魅力。现如今，赵芳云更希望，可以让更多人看见手工鲁锦的不可替代性与收藏价值，从而留住这门非遗手艺的文脉与生机。



赵芳云在织布。

# 木梭穿梭七十载 守护鲁锦非遗魂

从「喜字枕套」到新纹样设计，赵芳云盼手工鲁锦被更多人看见

## 梭飞线舞织流年 她与“老伙计”的70年坚守

冬日阳光悄悄溜进一方青砖黛瓦的院落。院角的老树落了几片浅黄的叶子，衬得正屋木门旁的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鲁锦织造技艺传习所”的标识愈发温润。而这便是赵芳云的“工作室”，也是她与织布机相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。

进门后，最先入耳的不是人声，而是“咔嗒、咔嗒”的节奏声，混着棉线轻微的摩擦声，像冬日里最妥帖的絮语。顺着声音望去，82岁高龄的赵芳云此时正坐在织布机前，身形虽有些佝偻，脊背却挺得很直。织布机下方的两个木质脚蹬，是她踩了数十年的老伙计。只见她左脚轻轻一压，“咔”地一声，经线便随着绳框的起落分出细密的间隙；右手迅速从织机右侧探出去，指间捏着的木梭像条灵活的鱼，裹着白色的纬线，“嗖”地一下从经线的缝隙里穿到左侧；左手早已候在那儿，稳稳接住梭子的瞬间，指尖顺带理了理略微松散的棉线，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，却又透着说不出的从容。紧接着，她双手握住身前的绳框横杆，小臂微微发力，将绳框朝自己这边一拉，

一压，“啪”的一声轻响，纬线便被打得紧实，与经线牢牢咬合在一起。

“看似简单的这套动作，则需要耳、眼、手同步协作。”赵芳云解释道，脚蹬的起落、木梭的穿梭、绳框的推拉，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，“脚踩的要有力度，确保经线开合的宽窄刚好容下梭子；传梭时手腕的弧度也要恰到好处，不能让棉线因力道过猛而崩断；打纬的轻重更是精准，既让布面平整紧实，又不会损伤纤细的丝线。”

话语间，织机上的鲁锦正一点点显露出鲜活的模样。素白的纬线像铺展的月光，稳稳托着粉、红、紫三色经线，在赵芳云的指尖与脚踝配合间，时而交错拧出利落的菱形，时而叠绕成细密的回纹，原本单调的棉线，竟像被注入了灵气般，慢慢织就出藏着巧思的纹样。

她低头瞥了眼织机，又抬手轻轻拍了拍机身，眼底泛着柔和的光：“屋里这织布机、纺车啊，都是陪了我大半辈子的‘老伙计’。打我10来岁跟着大人学纺线起，就天天跟它们打交道，飞梭、踩蹬、绕线轴，一晃眼，竟已是70多年的光景了。”



赵芳云(右)在传授鲁锦技艺。

## 织字染彩藏巧思

### 她手中鲁锦的千面风华

“远看是庙，近看是轿，脚蹬车板，手打莲花落……”聊起过往岁月，赵芳云忽然哼起儿时常唱的童谣，调子轻快又带着旧时光的温软。作为鲁锦织造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她的手艺里藏着旁人难及的巧思。她所织出的鲁锦不仅能呈现“迷魂阵”“喜字锦”“孔雀开屏”等数百种经典纹样，更能将方正汉字细细织进经纬之间，让布料有了别样的文化意趣。

何为鲁锦？便是依着预先设计的经纬脉络，将有色棉线织成绚丽如锦的彩色家织土布。其织工细密精巧，纹样鲜活灵动，2008年，“鲁锦织造技艺”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这份凝结着民间智慧的手艺，从此有了更坚实的传承印记。鲁锦的织造从不是简单的重复，从田间采棉到上机织布，要历经大大小小72道工序，单是核心主工序便有9道：纺线、染线、扽线、经线、闯杼、刷线、掏缯、吊机子、织布。每一道主工序里又嵌套着数不清的子步骤，一步也错不得，急不得。

“织字的门道可不少，条纹字最是费功夫，得一根线一根线地提；相对来说，方块字稍容易些，三根线一提就行。”说起将汉字织进鲁锦的手艺，赵芳云的思绪飘回了上世纪90年代，那是小女儿出嫁时，她想给孩子准备份特别的嫁妆，便琢磨着织了两对鲁锦枕套，上面特意织了“喜”与“福”的字样。“在当时那个年代，把字织进布里可是稀罕事，孩子收到时高兴得不行。”回忆起这段往事，赵芳云嘴角忍不住弯起，眼里满是温柔。

鲁锦的色彩，同样藏着长辈人的讲究。早年的鲁锦颜色偏于单一，多是沉稳的蓝与黑，偶尔见着的绿与红，已是最鲜亮的色彩。“那时候染色可麻烦了，得把布料放进大锅里煮，还要加火碱这些辅料。翻搅布料时必须戴上皮手套，稍不留神就会烫伤手。煮好后也不能马

上取出来，得在锅里闷上一阵子，再用石碾反复轧……只有这样，染出来的布料才会表面光滑，颜色也亮堂持久。”她细细解释着旧时染色的工序，语气里满是对老手艺的敬畏。如今随着时代发展，染色步骤简化了许多，也让她有了更多精力钻研花纹设计。“步骤是简了，但我一直坚持用棉线织布。棉线透气舒服，用着实在。最近我还在琢磨，想用浅紫色配着白色，设计一款新纹样，看看能不能织出不一样的清爽感。”

## 祖孙接力织乡愁 鲁锦的价值与传承之愿

当现代纺织业的机器轰鸣声越来越响，手工纺织的身影便愈发显得珍稀，鲁锦这项凝结着老辈智慧的传统手艺，也因此更添了几分岁月沉淀的珍贵。就像赵芳云常说的那样，如今不仅纺线、染线这些传统工序渐渐退出了日常纺织流程，愿意沉下心来学鲁锦织造的人，更是少得可怜，老手艺的传承，正悄悄面临着断层的隐忧。

高霞是赵芳云的孙媳，也是为数不多接过这根“传承接力棒”的人。自从嫁进门，她便跟着奶奶学织鲁锦，常常一老一小坐在织机前，飞梭走线间，是两代人对鲁锦的共同热爱。“手工鲁锦的好，是机器替代不了的，懂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高霞解释时，语气里满是对这门手艺的认可，“机器织的布，密度远不如手工织得紧实；更重要的是，手工鲁锦里藏着人的创意，想换个花色、想织个汉字，随时都能调整，这些灵活的巧思，流水线生产根本做不到。”

只是这份“手工的珍贵”，也伴随着现实的难题。高霞坦言，手工织鲁锦速度太慢了。“一个人一天最多织五六米，要是想织出100米布，往往得耗上一个月左右。”尽管如此，她和奶奶心里始终揣着同一个愿望，“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鲁锦、喜欢鲁锦，别让这么好的老手艺，在我们这代断了根。”